

蝉变

□施群妹 文/摄

晚上在社区开完党员会议,我和燕子走在小广场的合欢树下,听见几声蝉鸣。

一番搜索后,在离合欢树根部一米多的地方,发现了几只金色的蝉壳。我眯着眼,凑得很近,看出蝉壳下面有蝉足在微微地爬动……我们几乎同时喊出声来:“啊,它要金蝉脱壳!”

“很漂亮的,特别是翅膀出来的时候。去年,我捡到一只,带到院子里的桔子树里,看了半夜。”燕子举着手机,不停地寻找最合适的距离进行拍摄。

“去年那天半夜打了个瞌睡,蝉的翅膀振动的精彩片段没看到,今天一定要看到。快看,壳裂开了,它在动。”燕子指着金蝉,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,果然壳的中间有裂痕,裂痕处有一块空隙。

燕子举着手机,屏幕的光映着她的下巴,她没说话。

裂痕处的空隙慢慢变大,在裂开的刹那,我忽然想到,燕子策划的那么多从不重复的亲子阅读活动,她把绘本翻出了新花样,把科学小实验玩出新趣味,把手工做出慈溪坎墩味。有时我问她累不累,她说:“累是累点,但好玩啊!”

她说好玩的时候,眼睛亮亮的,像刚才我们发现了一只蝉。

大半只乳白色的蝉已经从壳中出来,与外面的一层壳形成垂直的九十度角,原来这就是“倒挂金钟”呀。

东拉西扯了几句,中间慢慢伸出两团带绿色的物质“啊,翅膀”,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发出幽幽的光,身子又加长了一点,不时,会有震动,像是在努力摆脱着什么。

我们开始在地下找寻,果然在树的根部不到半尺的地方,有个洞。这便是它蛰伏一季的地方了,正好这一季也没有松土,夏天来临它从这里爬出来,想想还是去年的那棵合欢树,只是又茂盛了一些。它爬上来,脚上有密密麻麻的钩子,决定在这里完成一场蜕变,而我们正好遇见。

“你看,”燕子轻声说,“它倒挂着,是为了让气息流到翅膀里去!”

她怎么知道这么多?我猜她在去年那个半夜,一定是把很多资料都查了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,对好奇的事物永远抱有热情,就像她策划的活动,会在家里实验好多遍,只到孩子们见到时“哇”地一声。

那团绿光的弧度开始变化,像人类的耳朵,又像含苞待放的花瓣,只需一点点光。我屏住呼吸,那花瓣舒展开来,猛地一震,又大了一轮,这时的光是彩色的,透光的。我确定自己一直盯着它,却不知是哪个瞬间,翅膀便完全地绽放了,吹弹可破的薄。呀,薄如蝉翼,原来便是这样了。

燕子一直在那拍视频,嘴里只有一句:真美,真神奇!

我看着她屏幕里的蝉翼,又看看她专注的侧脸,她呀,这么多年做了一百多场活动,每次都像是在做一个新壳,然后钻进去又钻出来。她大概不知道自己其实也是一只蝉。

“明天它会在哪棵合欢树上呢?”我问。

“反正不是这棵!但你一定会捡到一只完美的壳。”燕子不停地吹着手机,给它降温。

第二天,我特意绕路去看,合欢树上没有蝉,树根边的枝头上果然有一只完整的、透明的壳,我把它放到城市书房的书桌上,每次看到它,总觉得那个晚上还在继续。

遗憾也可成美好

□潘玉毅

遗憾不值得赞美,却是人生的常态。朝露很美,但在太阳升起以后,就会慢慢消散;晚霞很美,可也无法改变归于夜幕、抹除绚烂痕迹的结局。

有道是: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想来,没有人一心盼着自己的经历留下遗憾,可遗憾又往往是现实中大多数故事的结局。参加体育竞赛,抑或是考试、竞聘,谁都想拿个好名次,可是名列前茅的永远只有少数人,人人并列第一或者第二,古往今来,从未有过这样的事。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多少人同堂而学,结下深厚情谊,打从心里希望这份真情可以持续到永恒,不会随着时间流逝、距离拉远而稀释。然而毕业以后,由于工作、生活的种种压力,不知不觉间联系就少了,彼此间也渐渐变得陌生了起来。

工作亦是如此。谁刚走上岗位的时候不是满怀抱负?但鲜少有人能将这份热忱维持到退休。从眼里满是憧憬到只求糊口度日,理想的失落,情绪的起伏,有时源于环境,有时缘于人事,时过境迁之后细细回味,不免令人感到遗憾。

有些遗憾是因为求而不得,而有些则是因为得而不久。

民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:“自古美人如名将,不许人间见白头。”其实,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又何止名将与美人?没有人可以做到青春永驻、容颜不老,当我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年少青葱的时候,随着时间的流逝,头上渐渐长出了根根白发。很多人再也不是记忆里的模样。明明前一刻我们还叫着别人“叔叔”“伯伯”,可转眼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叔叔或伯伯。

遗憾不值得歌颂,但有遗憾未必就是一件坏事。当一个人事事顺遂、样样圆满的时候,对于自己拥有的难免会不够珍惜,总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殊不知,那背后有多少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。

学会接纳遗憾的存在,是成长的开始。因为只有接受了它的存在,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遗憾,才会在下一次遇到相似的经历时,尽量避免重蹈覆辙。春天的百花齐放,夏天的荷花满塘,秋天的万木萧疏,冬天的大雪纷飞……这些风景多美啊,可在不同的季节,我们只能拥有属于当下的景致。可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会珍惜每一个季节的美好,踏青、避暑、远游……将“留不住的遗憾”变作“留得住的美好回忆”。

另一种生活

□杨应和

如果生活有两种状态:一种是现实生活,那么,另一种就是内心生活。在现实生活中跌跌撞撞,没关系,在内心生活中可以得到弥补。我的内心生活,就是写作。

忙碌了一天之后,我喜欢独自一个人坐到桌前,打开电脑的瞬间,思想可以自由驰骋,或穿越历史,或展望未来,或亲近一朵玫瑰花,或欣赏人间流动的烟火……这些,都在键盘有节奏的敲击声中,化作了一段段文字。

写作是一个人的倾诉,是情感的抒发,是对这个世界大胆的看法。无论从构思与意象的树立、每一段的遣词造句、人物细节的刻画、自身的情感把握,都要精心打磨。哪些该写,哪些不该写,何时沉默,何时喧哗,都需要细细斟酌。

写作并不是独角戏,众多读者就是观众,所以我在写作上从来不敢马虎。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,还要有一种共情力。这种共情力,是写作的基石,是替读者说出他们心里有,却未成形的感受,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共鸣能力。

对于写作是否有所收获,我持有一个轻松心态。没有发表,或许写作质量有待提升。写作的过程,本来就是愉悦自己的过程。在不断修改中,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。写作滋养着我的精神,矫正着我的惰性。写作还让我内心轻盈,

姿态从容。当内心获得平静时,待人处事便多了一份从容,得以坦然面对世间种种境遇。

有一天,所写的文字印成铅字,那墨香浮动,获得读者的认可,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感和成就感,是任何金钱难以买到的,这种情绪激荡着全身每一个细胞,也抚慰了写作的辛劳。可以说,写作,让我遇到了一个全新的,更好的自己。

子曰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写作不是闭门造车,而是通过不断地阅读,累积知识,拓展自己的视野,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,以及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接触。读过的书、见过的人、走过的路,都会成为灵魂的养分,从而写出让更多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。

写作只是生活的休憩和调整方式,但不是生活的全部,不能把写作当作热爱的借口燃烧了自己。那些经常熬夜写作的人,精神固然可嘉,但没有特殊任务时,我还是早睡早起。况且我不是专业作家,只是业余写手,当写作与工作发生冲突时,我会选择好好工作。当工作安稳了,心才能静下来好好写作。

现实世界难免有风有雨,好在,我尚有写作这样的另一种生活。于笔墨之间安放本心,内外相安,便是最好的人生。